

74996/0157(19)

壹等策肆拾卷名

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官課

文正書院

在院

候補知縣

文正書院

545

兩作詞筆清朗宜再求緊鍊朗

詩平



於養其六無道理字太壞

上無道理專打空腔任說之尤甚詩未切

蘇公事實

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

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

明君子用情之準無異智仁之各所務也夫推親親之道而仁民

而愛物君子用情之準也觀於智仁之知愛不當各急所務哉今

將挾天下一家之說而曰民猶親也物猶民也如是以用情未有

不泛者此豈未仁也實不智耳不智則非特昧乎親民物之不猶

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

而泛用其情。即一旦責以所務所親之當急。而亦知紛於務。愛起諸賢。有終難望其握要以圖者矣。觀於君子之愛。不必仁。仁不必親。而歎君子為知務。其情不泛用也。君子固仁乎。而智在其中矣。何也。蓋必知夫親民物之序。而後用夫親仁愛之情。理固然也。知此理而各給以情。彼此分焉。重輕判焉。我觀君子。殆以智成仁者乎。不然。何親親立其本。而推仁民。又推而及物。由本及末如此。此其無不愛也。即其無不知也。身心性命之交關。缺陷明其知其不。少。我誠起而彌縫之。隨地皆可見功耳。而特是一本之誼。內苟未篤於家人。遽出而民胞物與之為懷。情縱周詳。識者亦不敢以仁相許。謂其本原漓也。是豈仁有未至哉。蓋其智不足知一本萬殊之理。彼此攸分。遂至氣誼所流。至近者亦難言肫摯。由是而疏於任事。廣於接人。問所謂事之急人之賢者。一若皆為緩務也。吾知

其智不副仁所致也。疾痛愛憐之不已。環伺亦正復良多。我不起而分給之。問心此更難自問耳。而惟是同氣之原。內能自孚其天性。即出而民類之。是保情雖未盡。識者亦早自必能仁。謂其本根厚也。是豈仁有他端哉。蓋其智足以知同氣異體之形。重輕顯判。遂使情性情所到。至遠者亦相浹。惻誠由是而遇事不紛。與人不泛。舉所謂務當急賢當親者。一切處為當然也。吾知其智以全仁所致也。蓋至是而親親仁民愛物之君子。化於智。純於仁矣。人第見當務之為急。急親賢之為務。遂謂智仁之各具功能。而不知其無不知也。正以濟其無不愛。其無不愛也。適以行其無不知。不然。離智言仁。人安知當務之急。急親賢之務哉。渾厚之量。幾何不倦於精明。故曰智無不知。濟仁也。仁無不愛。行智也。謂予不信。證之堯舜可矣。

苟利國家不求富貴

有不以利為求者。心乎國家者也。夫能以所利利國家。富貴何論也。惟其不求。是以能利。儒真心乎國家者哉。且人臣公而忘私。既已為國家得人才。豈宜為復縈情於利祿。而徃徃心乎不已者。則以國家方享我得人之功。而一已遂過望國家之報。噫。是何為也。苟但知為國家計。不復為利祿計。即君以利祿予之。而猶曰國家之福。羣才之力。臣何有焉。敢斤斤於利祿也乎。君得其志。斯時也。朝廷之上。報功奏績。人君方安享其成。而自顧我躬。不患恩榮之難得。斯即繫情軒冕。亦誰得譏為非分之思。察察之中。敷德宣猷。人主且坐收其效。而試稽國典。固宜爵賞之匪頒。斯即寄意鼎鐘。亦孰得責以歆心之甚。而儒則以為富貴至輕。國家至重也。苟利國家。不求富貴矣。必謂功冠百僚。澤周一世。成吾吾君之大業。不

妨享吾君之大封。而車服旂常。侈其報以厚其奉。儒者不為也。夫  
國家不貴有好爵之臣。而貴有勵己之臣。謂其無心富貴焉。所利  
自非所求。而君上之榮施。不縈念慮。天家之賞賜。悉聽自然。就使  
曠典偶頒。亦曰蒙高厚之恩。愈深惶悚。有自安乎素志者矣。將謂  
簞簞必飭嚴。身家不恤。矯一日之廉節。不難謝一切以鳴高。矯其情  
以立其異。儒者無是也。夫國家不貴有好名之臣。而貴有守素之  
臣。謂其絕念富貴焉。無求自無不利。而此中之寵赫。淡焉如忘。以  
外之榮華。漠然不計。就使隆恩下逮。亦曰受大廷之賜。愈覺徬徨。有  
自慙乎素位者矣。是故其不求也。直深於利耳。謹慎者其篤。斐者  
其志。即至富貴相迫。仍不渝乎澹泊之常。推其意。雖朝野蒙庥。不  
敢謂臣心之無媿。亦不敢謂臣分之不虛也。而心此直慙於冰淵。是  
故其不能利也。直不必求耳。君以詔爵勸能。臣不熏心厚祿。即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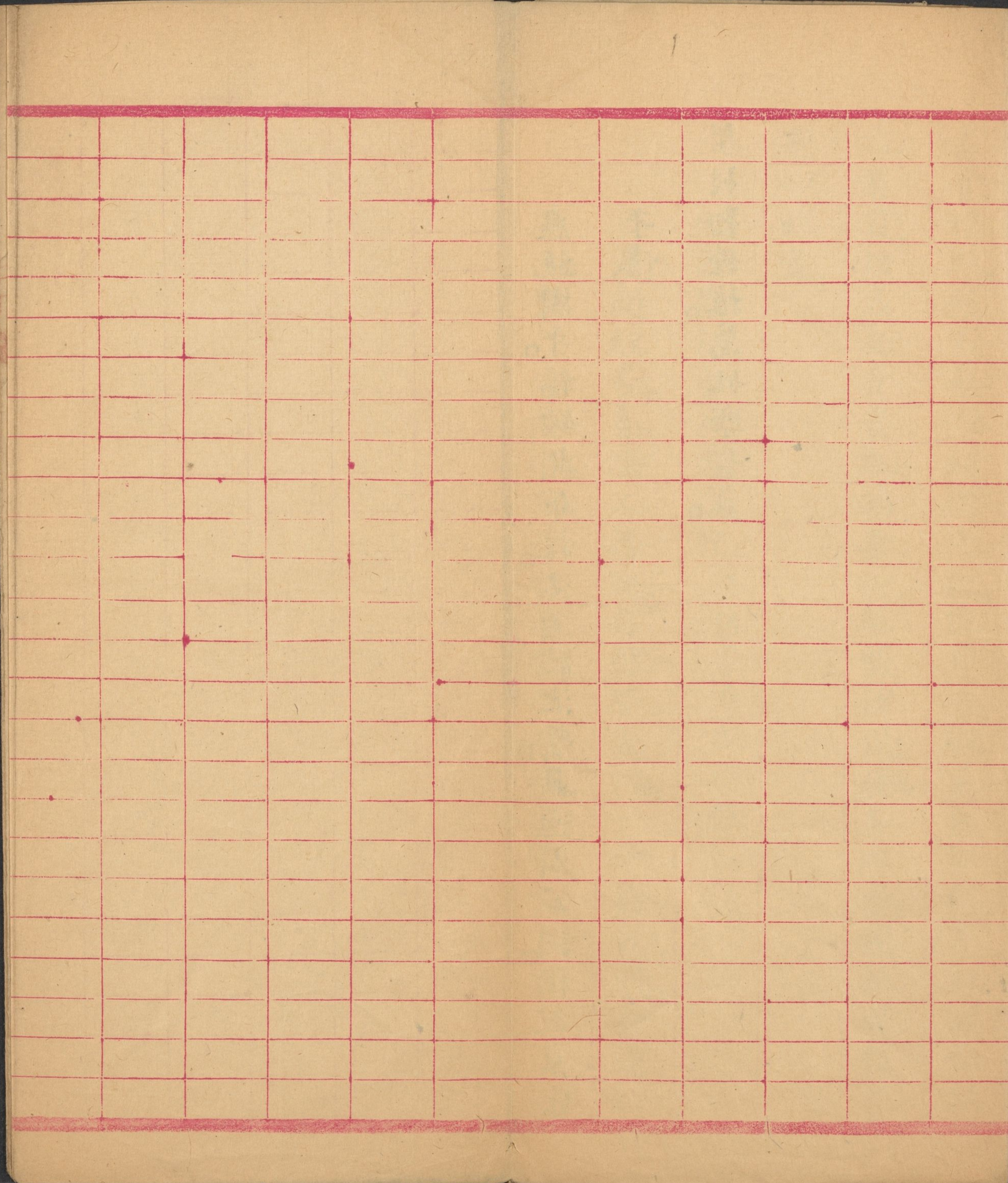
富貴相加。絕不參以顧戀之私。彼其心縱。主臣相信。不敢謂報稱之有自。功名之有資也。而素心早盟。諸夙<sub>夜</sub>。其心乎國。舉賢援能。有如此者。

賦得勸耕曾入杏花村

得耕字五言八韻

已是開紅杏。春深又務耕。村村勞去入。一一勸分明。香國紛華占。農夫稼穡行。三時常典告。十里落英橫。文不聽人讀。田應繞樹平。攜鋤聞布穀。沽酒聽流鶯。無逸周公訓。相遊京宋子情。

聖朝勤種植。萬姓樂豐盈。







餘

玖

紅印